

真情驿站

henqingyizhan

父亲的农具

□李同书



做了一辈子庄稼活,父亲对农具的感情尤其深厚,一向严厉的他拿起农具的时候显出一个男人柔和的一面,年少无知的我们甚至希望父亲不要丢下农具,或者,让农具永远像影子一样伴随在父亲左右,那样,我们就可以看见父亲的笑脸了。

父亲一辈子没什么爱好,甚至连说上话的朋友也没有,这种缺失让他在干活的时候与农具产生了水乳交融的感情,面对仓房里堆积如山的农具,我时常听见父亲与农具的絮语。一双执拗而真挚的眼睛看着我,好像在恳求,孩子,



都是有生命的,要善待它们。似乎是从我们很小的时候起,父亲就一直把他用过的农具作为生命的个体置放在心上,万物有灵,农具也体贴、疼惜着父亲,彼此共同度过每一个辛苦充实的日子。

印象中,父亲一直与农具保持着无法割舍的距离,在母亲把他手里的农具强行夺走,劝他歇一歇的时候,父亲割舍不了暂时的别离,盯着农具,好像在说,伙计,一会再过来啊。

凡是父亲用过的农具,都有一个特殊的印记,或者木柄上刻一个“李”字,或者尾端有一个圆圆的槽,这是父亲刻意留下的,即使不小心把农具弄丢了,也很容易在第一时间找到。父亲的农具大部分是自己精心挑选的,像铁制的抓钩、铁锹、镰刀、锄头、犁铧等,是平时积攒起来的废钢烂铁,在铁匠铺看着师傅锻造出来的,有着上好的刃,用起来锋利、省劲,那些木质的竹耙,扬场的木掀以及收麦子的木叉,是父亲在赶上几个集之后,经

过挑选才买到手的。我们常常羡慕那些农具,觉得它们跟了父亲,是一种造化,完成了自己的使命,实现了自身价值,作为一种象征成了父亲的挚友。

在我们的记忆里,父亲是一个很少闲下来的人。包括母亲,谁也不知道他怎么会找到那么多干不完的活,家里、地里,父亲像一只无法停下来的陀螺,机械地转啊转。母亲一直担心,怕干不完的农活累坏了父亲。父亲两手挥着农具,乐呵呵地说,有没饭吃饿死人的,还能有干活累死人的?母亲没办法,就纵容我们把农具藏起来,但是父亲与农具之间有一种天然的磁场,能清晰听到农具的声音,那是只有他自己才能听到的语言,看着父亲很快顺利把农具拿到手,我们无可奈何。干完了活,父亲不舍得立马丢下农具,不慌不忙装上一锅烟,一边吞云吐雾,一边擦着农具上面的土,眼里充满柔情和歉意,喃喃自语道,伙计,委屈你了。

晚上,月光朦胧,床头边的农具伴着父亲,共同进入梦乡。父亲鼾声如雷,像给农具

叙述一个温馨的故事。

父亲在村人眼里一直是一个诚实开明的人,唯独对农具吝啬至极,任何人休想从他那里借到农具,有时候看着我们借出去的农具很快被父亲讨回来,母亲觉得父亲不可理喻,非要和他吵一架,但看着父亲扛着讨回来的农具走向自家农田的背影,只好跟我们说了一句幽默的话,你爹,把农具看成你们了。

我们明白了,觉得父亲没有错,哪有把自己的孩子借出去的道理。

晚年的父亲已经无力使用大部分农具,当然机械化的普及也使农具失去了价值,看着仓房各式各样的农具,父亲怅然若失,天气晴和的日子,他会坐在太阳下面一遍遍擦拭着农具,尽管那些农具一尘不染,但他还是不停地擦,偶尔对坐在身边的母亲低声说,这把铁锹,从入社的时候,就跟着我,一辈子了。

如今,仓房里的农具仍然各式各样,完好无缺,维持着父亲生前摆放的状态。岁月并没有给这些农具留下过多的痕迹,只是蕴藏在深处那一缕朴素の木香,不知道还能保留到多久。

心香一瓣

inxiangyiban

老爸

□李固国

老爸朴实得如地里的庄稼!

十几年前,我刚三十出头,可老爸已经五十多岁了。家里厨房漏了,椽子也腐烂了,需要维修一下。我搬来梯子,打算爬到房顶上,让老爸给我打下手。就在我爬梯子的时候,老爸一下子拽住我,说:“你下来吧,还是我来!”

“那怎么行?”我说,“您年龄大了,况且腿脚也不太好使!”

“你没干过农活,没经验,房顶太不安全了!”老爸说。

我反驳说:“我年轻,反应快,麻利,房顶不安全就应该我上!”

老爸一瞪眼,生气地说:“我说上就得我上,你在下面给我递东西。”

母亲在屋里听见我们争执,出来说:“就让你爸上吧,他有经验,你不在家的时候他修房顶好几次了。”

老爸爬上房顶,整个身子都趴在上面,这样可以保证屋顶不被踩踏。他小心翼翼,把瓦一块块揭开,放在一边;然后扒开下面的泥土,再揭一层瓦,把腐烂的椽子取下来。我在下面提心吊胆,把一根根的新椽子递给老

爸,分明感到他在接椽子的时候,手都在颤抖。

房顶终于修好了,老爸满头大汗,从梯子上下来,大口喘着粗气,忍不住说:“人不服老不行,干活越来越不行了!”

我在县城买了房子,想让老爸去玩几天,放松放松。他本来不想去的,但经不住我再三请求,怕凉了我的心,说好了就住一周。

住惯了农村低矮的瓦房,老爸在楼上站在哪儿都不舒服。进门需要换拖鞋,地板一天到晚拖好几遍,桌子擦得锃亮锃亮的,这一切在老爸眼里,简直是受罪。他穿着破旧的衣服,总有一种坐立不安的感觉。

小区南面有个公园,只有在这里,他才能放松一阵子。老爸只要看见有浇地的、种花木的,就会两眼发亮,似乎找到了久违的感觉,过去义务帮忙。没两天,他就和包工头混熟了,还把电话号码留给了人家,说是有活说一声,是不要工钱的!

老爸爱喝酒,但他喝的都是小贩走街串巷卖的散酒,用他自己的话说:“散酒便宜,酒糟味浓,好喝!”老爸来之前,我买了些好酒,给他准备着。

老爸看到酒瓶精美的包装,舍不得喝,说自己早已经把酒戒了。那天,他的酒瘾犯了,就带了两瓶酒出去,说是去看看在一个工地上看料的本家四叔。

老爸下午回来了,醉醺醺的,可把那两瓶酒又提了回来。我说:“爸爸,你们老哥俩在一块,怎么没喝这两瓶好酒?”

老爸说:“你四叔说是好酒,不让喝,他那里备着散酒,够我们喝的!”

我叹了口气,说:“爸爸,看人家哪有空手去的?”

“我们哥俩,多少年交情了!他儿子结婚的时候,借了我两千元钱,”老爸说,“我今儿给他说了,那钱我不要了,当老哥的心意,别让人家老想着!”

“爸爸,你挣钱也不容易!”我有些不满。

“你不知道?”老爸说,“你四叔的儿子不争气,欠一屁股债,刚离了婚。他都七十多岁了,还出来打工,不容易啊!”

我无语了。

周四,我正在上班。老爸忽然把电话打过来,说:“我搭车走了,在城里住着不舒服!”

“你才住四天,我还没顾

得上带你出去看看呢?”我说。

“来不及了,”老爸说,“地里的庄稼该打药了,再耽误下去会影响收成的。”

我叹了口气,把电话挂了。

我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,忽然看到桌子上压着几百元钱,下面还放着一张纸。纸上的字是老爸写的,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的他,写的字歪歪扭扭:我来时啥也没带,这点钱,给孙子买点吃的!

我捧着钱,泪流满面,双手禁不住颤抖:这可是家里那三亩多地一年的收入,老爸靠什么生活呢?



游环堤公园有感

□李天胜

十里长堤郁葱葱,
宛若绿带系花城。
凉亭翰墨飘书香,
牡丹含笑把客迎。

泛舟畅游环城河,
金星岛上赏歌声。
漫步小桥鱼戏水,
登山全览湖心亭。

宏伟蓝图大手笔,
外圆内方铜钱形。
郭内流水七十二,
林海兴城烟雨巾。

花草树木布巧局,
土山亭阁夺天工。
曲径通幽处处点,
徘徊往复步步高。

牌桌棋椅休闲地,
扶风抚草润心情。
散步修身常锻炼,
广场活动育文明。

旧貌何以换新颜?
改革开放建奇功。
民富国强开盛世,
安居乐业奏泰平。

人间天堂何处是?
小康道路创新生。
感谢党的政策好,
花城人民沐春风。

夏至

□姜方

白昼的身体拉到最长
它要垂钓六月的蝉鸣
湖水的波纹
将要容纳廉价的雨水
光亮的锄头
把早晨的露珠
带给寂寞的黄昏

禾苗在田野里发疯
拔节的声音惊动叶上的瓢虫
农夫的汗珠
敲响信天游的节拍
高过一树柳丝的青葱
高过一杯高粱酒的烈性

蜜蜂飞过五月的石榴花
飞过爬满蔷薇的土墙
把日子酿成一罐罐的蜜
在奔向收获的路上
我适应了寒冷,也会适应炎热
在生命陪着白昼逐渐缩短的同时
写下一首最优美的诗篇